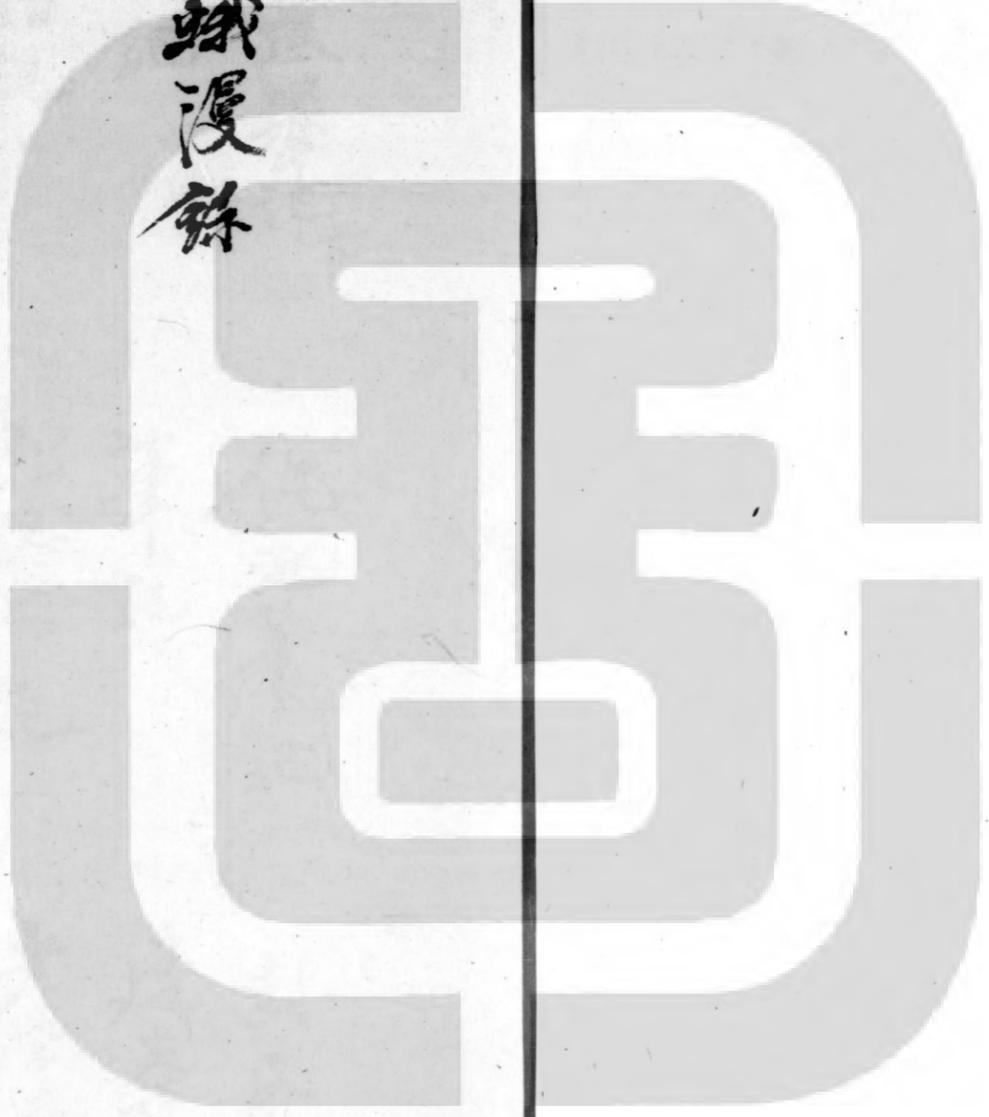




卷四上
墨戲漫錄



卷四下

差巽漢錄記下

三夢記

西齋語記

古杭雜記
暇日記

仇池筆記

筆記

松窓雜記

洛陽伽藍記

封氏聞見記

老學菴筆記

遠矣集朝野雜記

老學菴續筆記

卷八

世學子樓
世學子樓
世學子樓
世學子樓
世學子樓

說部卷第四

○
越俗飲宴即鼓盤以為樂取素圓盤以廣尺六者抱以着腹以

十身

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為節舞者應節而舞

陽羨縣東有大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潛行地中云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脉

○關中記

長安地皆黑壤城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畫鑿龍首山土為城又諸臺關亦尔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故曰

中南

昆明池曰神池靈沼光治水訖停船此池蓋亮時已有池漢代因
而深廣之

○河東記

博陵王崔元暉曾孫照大和八年九月中因熱疾死冥王追去
至到官廳有一大樓入門滿壁悉是金榜銀榜備列人間貴
人姓名將相名列金榜將相以下悉列銀榜更有長鐵榜列
州縣府僚屬姓名西京雜記作崔紹

○益州記

江由左擔道按圖在陰平縣北於成都為西注曰其道至險自

北東者擔在左肩不得度肩也益州城張儀所築錦城在州南
屬故宮號錦里雁橋東君平賣卜土臺高數丈

○梁州記

武侯壘東南有定軍山入山十餘里有諸葛武侯墓鍾會征蜀
至漢州奉亮之墓令軍士不得於墓旁牧豭未今松柏碑石儼
然

沔陽城在漢水南舊蕭何所築也劉備為漢王權住此城盟於
城下今門外有盟壇猶存

○會稽記

餘姚縣南百里有天平山山形似繳四角各生一種木木不襟

採三陽之辰華并代發

縣東北六十里有土城山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諸暨羅山
賣薪女西施先教習於土城山山邊有石云是西施澣紗石赤
城山石色皆赤狀似雲霞縣雷敷仍謂之瀑布飛流洒散冬
夏不竭山內則有天台靈嶽玉室璿臺

○三齊畧記

堯山在廣故南西七里堯巡狩所登遂以為名山頂立祠祠邊
有柏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代樹也臺城東南有滿臺高八丈
秦始皇所植處在臺下紫鳥至蒲生猶榮似水楊而堪為
箭

始皇作石塘欲過海看日處出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
神輒輒之皆流血至今志赤陽城立石尽起三巖東傾狀如
相隨行

○荊州記

緣城隄邊志植細柳緣條散風清陰文指
雁塞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雁飛蕭瑟即
回塞唯一處稍下每雁飛達則矯翮裁度下處而過故名雁
塞

武陵武陽縣有石帆岩右數百幅帆

○宜都記

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湍紆迴途經信宿猶望見之行者語曰朝發黃牛莫宿黃牛三日三莫黃牛如故

巴東有一折桂^柱孤直高三丈大十餘尋傳云是公孫述接柱破之血出枯而不朽

自西陵^沂浙西江北行三十里入峽

山行周迴隱映如絕復通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也

○鄴中記

石季龍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畫列仙奇鳥異獸隨扇大小雲母貼其中細縷縫其際雖掩畫而來色明徹看之如謂可取故名莫難也季龍^龍以扇挾乘輿

石勒諱胡胡物皆改名胡餅曰麻餅胡荽曰香荽胡豆曰國豆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季龍以為夫人

○秦州記

金城郡漢元始六年置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

○三秦記

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曰山陵

○潯陽記

潯陽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為百姓害董奉疏一符投水中少日見一蛟死浮出廬山西閩西南有康王谷又有北嶺城天欲雨輒聞鼓角蕭々之聲

○始興記

郡東有玉山草木滋茂泉石清徹

秦桂陽縣閣下鼓自奔起逸於臨武因名聖鼓今臨武有
聖鼓城也

○南嶽記

衡山之崗有石室有古人住處有刀鍔銅鏡及香爐

○涼州記

呂纂咸寧三年胡人發張駿冢得玉簫王尊玉笛瑪瑙鐘磬

○丹陽記

江寧縣南三十里有茲丹山積石臨江笙簫管竹自伶倫采竹

蟹谷其後惟此箏見稱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鼓吹山今

慈湖成帝禁采之玉環洞簫即稱此也其竹圓異於衆處

○齊地記

不夜城在陽廷東南蓋古有日夜出此城以不夜名異之也

○太康地記

并州不以衛水為號又不以恒山為名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
谷之間乎韓魏趙謂之三晉即并冀之州是其地也

青州東方少陽其色青其氣青歲之首事之始也故以為名

雍州蓋得梁州之北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擁閣故取雍為
名焉

奉高者以事東岳帝王禪代之處 明堂在縣南四里漢武三大壇於東山以登天下示增高

○豫章記

望秦縣有一石室入室十里餘有水廣十數步清淺遊山者伐木竹為筏以過水幽邃無極莫能究其源出好鍾乳

松陽門內有大梓樹高四十五餘丈樹盡枯死永嘉中一旦忽更榮茂大興中元皇帝果繼大業

○廣州記

廣州廳梁上畫五羊又作五穀囊隨羊懸之云昔高固為楚王相五羊啣穀萃於楚庭故圖其像為六國時廣州屬楚

廣州城北馬鞍崗秦時瞻氣者言南方有天子氣始皇發民鑿北崗地中出血齧處猶在

○南康記

南康縣歸義山去縣七百里下有石城高數丈遠望差我矣關騰空故謂之神闕

○湘中記

九疑山在營道縣北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之衡山近望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

衡山九疑比皆有神由太守至官常遣戶曹致祀則如聞絃歌之聲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見底了了然其石子如桴蒲大

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

營水泚水灌水初水春水永水來水采水涿水連水倒水為水
伯資水皆注湘

○襄陽記

黃承彥者高爽開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
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
樂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爾承醜女

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自
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請可聽立廟於成都後主
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即向亮等共上表於是始從之

世紀荀巨伯遠者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
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友人疾
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旋軍而還

○番禺記

番禺二山名廣州昔有五仙騎羊而至遂名五羊嶺表或見
物自空而下始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
毋海邊有鬼市半夜而合鷄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西京雜記

秘書省監号宰相病坊少監號給舍病坊丞天者號省郎病
坊秘書郎及小者號察官病坊

李藩未第時有僧告曰公是紗籠中人藩問故曰凡宰相冥司必三其像以紗籠護之藩後果至台輔進士放榜後須有人謝世名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

都省從都堂門外大槐樹謂之音聲樹歌除拜僕射則此槐必有聲如歌曲

大赦於金鷄口御勝宣政衙樓上鼓鷄唱至日同以索上鷄竿爭得者月給俸三石謂之鷄粟

京兆尹新上任老吏多於石橋看行馬以下其事若上橋馬行速此尹必善若馬行澁此尹必嚴惡甚驗

○廬山記

青澗山有井形如澗因號城曰澗城浦曰澗浦江州故有澗江匡谷先生姓匡名谷商周之際避世隱居廬於廬山故號匡廬吳郡太守張公直過子女親祠婢指觀女戲神像公直夢神致聘怖而遽發中流船不行其家敬言曰豈愛一女令闔門受禍公直不忍其妻以兄女代之公直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復下已女於水中已而將渡遙見一女於岸側一吏曰吾廬山尹主簿敬君之義恚還二女皆無恙

○青城山記

青城山一名赤城山一名青城都一名天國山亦為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群峯淹日互相連接靈仙所宅祥異甚多

福地記云青城山高三千六百丈周迴五千里有甘露芝草天
池醴泉

青城觀北上十餘里有亭臺孤聳獨秀霞表名曰軒轅臺下
望山如壇堦焉連抱之樹有若薺者此臺非得僊之人不可
居之青城山觀有炷燈霽必見或五或六亦無定數晉因玄宗
勅道士黃仙卿就黃帝壇修醮其燈徧山僖宗幸蜀之年山中
修炷室道場周天大醮神燈千餘輝映林表

○嵩高山記

嵩高山下岩中有石室中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嵩高山上有
石室前有石柱中有石脂滴下人服一合得仙嵩高山東北有
牛山其山多杏至五月爛然黃茂自中國喪亂百姓飢饉皆資
此為命人人充飽而杏不盡

○華山記

華山高岩四合重嶺秀起上有石池北有石鼓父老相傳嘗聞
其鳴山頂池中生千葉蓮服之羽化因名華山

○羅浮山記

羅浮山者蓋總號也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體謂之羅浮
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舊說羅浮高三千丈七十石室七十長
溪神禽玉樹之所在山中高寸廿一尺世節之

○西征記

金陵鄉焦氏山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魯峻家前有石祠堂中
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七十二人形像
皆刻石記之

嵩高山東太室西少室相去七十里高高總名也洛陽建春
門外迎道北有白社董威輦所住也去門二里白社有牛馬
市即嵇公臨刑處也

○北征記

彭城北六里臨泗水有桓魋石擲皆有青石隱起如龜龍之
形

柏谷谷名也漢武帝微行至北為父老所窘者也谷中有無迴

車地夾以高原柏林蔭譚窮僻幽暗殆弗覩陽景

華山帝河東首陽山廣河流于二定間云本一山巨靈所開
今睹手跡於華山脚在首山下

山陽縣城都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為田
墟而父老猶為嵇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

○成都古今記

張儀樓高百尺初張儀築城雖因神龜然亦順江之形
以城勢稍偏故作此樓以定南北

海棠樓李白所建以會僚佐議事裴垣垣為記

望妃樓在子城西北隅亦名西樓開明以妃墓在武擔山為

此樓以望之

紅樓先主所建彩繪華侈初穎川人華紅隨先主入蜀賜姓王名宗侃至是造紅樓城中人相率來觀曰看花紅樓先主以為應華洪之識乃誅之錦樓在龜城上前臨大江下瞰井邑西眺雪嶺東望長松白敏中嘗賦詩於其上舊記云石所建非也若在敏中之後

蜀宗正少卿孟得宗嘗太廟行事携妓而往夢老人責之叱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覺而告人曰九十者賜我壽也封綵戲之曰九十字乃行書平字不旬日果卒

西蜀聖壽僧楚定妙畫山水頃一季以來方就一扇收得其筆

謂之畫墨班

王生聞樂言吉凶無不中者嘗遊藥市聞五門奏樂不知涕之無從哀告人曰嚮淳化甲午蠻方羅冠作難今茲樂聲又將有甲午之變至明年正月王均叛益之為言隘阮也言其地險亦曰疆壤益大故因以名焉

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惡熈焉水灌而不已惡熈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而即消東南有桃都山山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鷄日初出照此木天鷄即鳴天下鷄皆隨之

南方有炎山焉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取山下木以

新然之無不盡取其皮績之為浣火布
君子之國地方千里多木槿花

○燕北雜記

契丹見旋風合眼望空用鞭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刻七聲
呼種田為提烈

契丹富豪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駝七十頭馬足以給契丹名目
謂之舍利

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灸灸破便
出行不破即不出番兵過午日如不逢兵亦須排陣望西大喊
十聲言午是番家大王之日

北界漢兒多為契丹凌辱罵作鼻奴婢也

○景龍文館記

內殿奏合生歌其言淺穢武平諫曰妖胡娼妓街童市女談妃主
之情兒列王公之名頂歌咏蹈舞號曰合生不可施於宮禁清
明節命侍臣為投河戲以大麻繩兩頭繫十餘小繩繩每人教人
執之爭挽以力弱者為輪時七宰相附馬為東朋五將三相為
西朋僕射常巨源少卿唐林暲以年老隨繩而踣久不能起帝
以為笑樂上已校楔賜侍臣細柳拳云帶之免蠱毒瘟疫

○述異記

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其地也頭為五岳目為日月脂膏為江
海毛髮為草木一之頭為東岳腹為中岳左臂為南岳右臂為
北岳足為西岳一之泣為江河氣為風雷喜為晴怒為陰

漢武帝未央宮梁上一老翁長九寸倭步至於帝前扣頭不言
仰視屋俯視帝脚忽不見帝駭懼東方朔曰土木之精也陛下
頻興宮室斬伐其居故未訴耳仰視屋而後視陛下足者願宮
室足於此不更造也帝乃息後後武帝幸瓠子河聞水底絃
歌聲有老翁凌波而出乃未央宮所見梁上翁也帝曰向所聞
樂是公等奏邪對曰臣前歸訴蒙陛下息斤斧得全其居
故相慶樂耳遂奏樂獻洞冗赤蚌明珠

秦繆公時陳倉掘地得物狀如猪羊繆公逢二童子曰此卜卜
名繆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柏木穿其首即死故今種柏在
墓上以防其害也

列禦寇御風雨而行常以立春歸于八荒立秋日遊于風穴風至則草木皆生去則草木搖落謂之離合風

天台山有杏花六出而五色號仙人杏社陵有金李中山有縹李其大如拳一李二色

南海中有蛟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南海有龍綰宮泉客織綉之處也

水際謂之步吳人賣瓜於江畔因名瓜步吳江中有魚步龜步湘中有美妃吳楚間謂甫為步謂語訛耳

○廣異記

晁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掘後忽見一白物良正

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後車馬甚衆未至河所問太歲何故受此屈辱不仇報之太歲曰彼正榮盛無奈之何豎明失所在

乾元中張守一為太^大埋寺少卿平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有

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多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無以報德倘有切身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醮城中縱觀者見一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為我致否鬼曰此易然不得必^事繞事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幃帳有

頃而至女驚曰此何處守一及鬼在傍給曰此是天上因與疑^疑昵情愛甚切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稱覩女家云女郎卒中

惡不識人七日而醒

劉彥回父為湖州吏有下僚於銀坑龜長一尺持獻彥回父
郡官畢云得此龜壽千歲使君謝已非其人自騎馬送龜却至
坑所後彥回父亡彥回為房州司士之官屬山水汎濫平地盡沒
一豕惶懼俄有大龜引路隨龜而行恣而是淺處歷十餘地
得免水難其夕彥回夢龜曰昔在銀坑蒙先使者惠此故報
恩辰州有人射猪逐入石室見老翁問故射吾猪對以傷禾翁
即呼一童責之曰何不謹門令猪出射猪問何人童子曰此河
上翁帝使為諸仙講易我即王掇受易未通遂罰守門
有神降於鄭澤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

折得蓮花渾忘却空將葉荷盃頭歸

○彙異記

張士傑客壽陽被酒歷淮濱入龍祠見後帳龍女塑像甚美乃
於桐葉題詩投帳中曰我是夢中傳綵筆書於葉上寄朝雲
忽見一舍有美女士傑逕詣置酒女吟曰落帆且泊少沙灘霜
月無波淮上寒若向江湖得消息為傳風月到長安士傑昏醉
既醒孤坐於廟門之右小女奴曰娘子傳語還君桐葉勿復置念
劉道亨為蓬溪令秩滿歸京夜宿縣界富民秦氏忽有一紅裳
婦人泣曰妾本秦氏子婦夫婿市一妾性剛不相下遂為鞭撻而
死其妾訴於陰府追攝兇已償命餘業罰為牝羊今秦氏之

以員外經過將烹為饌念為羊固甘辨死腹中有羔就烹其
業轉甚俟產就死無恨道方因致意主人云私忘不如葷血
切勿烹羊遲明有人出告之笑曰適已烹羊道方歎訝告以
夜來之事秦氏舉家感傷內其悉於腹中瘞之

○冥祥記

宋尼智通年少信師不^專詹師死羅道嫁魏郡梁甫生一男家
貧無以為衣尼有法華等經悉練之以衣其兒俄得病意^偏體壞
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虫日出升餘晝夜號叫聞室中語云壞經為
衣得此報旬餘而死

○金鑿室記

韓滉唐翰林學士

昭宗召滉入院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禹拜昌言賦武臣授東
川節度制谷佛擔國進貢書批三功臣讓圖形表繳狀云臣才
不邁群器非拔俗得價既殊於積玉窮經有愧於羸金遭遇清
時溼濡膏澤我冠振珮已塵象闕之班紙筆和鉛更入金門之
名繫鉢謝纂組非工撫已循涯以業為懼

昭宗在鳳翔宴侍臣捕池魚為饌李茂貞曰本畜此魚以候車
駕又以巨杯勸帝酒帝不歡飲茂貞^舉杯叩帝願頷生皆憤其無
禮汴人列十餘棚圍^城城掘蚰蜒濠攻城中大君燒人糞煮人肉
而食李茂貞不肯與梁和昭宗諭曰在內宮主美人等一日

另起

食粥一日食不托今已渴矣願速與梁和

○玉箱雜記

東漢蔡邕崔宴號^寔並鳳

崔宴與許受號^寔二龍

王仲宣號泥下潛蛙

魏曹植號繡虎

鄧艾號伏鷲

晉陸雲號隱鶴

○洞冥記

李^衣衰負五岳真形圖而至號負局先生

善語國人飲甘露之日方出有露如珠又有草食之不睡號却

睡草

跋勒國音有蚊人宿其舍既去泣別所墮淚皆成珠

東方朔得西那國技以進武帝賜近臣年高者之病則杖漢死則折

老聃得之七百年不汗僅佗得之二千年不折武帝起神明臺

臺上設金床象席襍玉為龜甲屏風

○搜神記

陽雍伯嘗設羹以給行旅一日有人飲食訖懷中出石子一升

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并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試

求之徐公曰得白璧一雙即可乃於所種處得璧遂娶之

楊道和於田中有雷至桑下劈歷下擊之道和以鋤格其肱

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似六畜頭

似獼猴

盧滄夢燈穴見堂宇危豁題曰雷雨堂

續搜神記

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窅然深內有數頭熊子
須臾有一大熊來入瞻視此人謂必害己良久出藏得果
栗分與諸子亦後看此人前人饑久於是冒死取噉之既轉相
狎習熊每日覓食果還輒分與之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
母一負將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
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足於是跳出遂得無他

晉孝武帝世宣城人秦精嘗入武昌山中采茗忽見一人身尺
通體皆毛精見之大怖毛人徑牽其臂將至山曲大聚茗處放

之便去須臾復來乃探懷中橘與精甚怖負茗而歸

合肥口有一大船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舊船嘗有漁人夜
宿以船繫之間箏笛絃節之音漁人夢人驅遣云勿近宮妓
在此驚鳥即移去相傳云曹公載妓覆於此

舊聞記

汝州臨汝縣南十八里有小山曰崆峒廣城在山麓山巔有坑如
盎每得風雨則白大自穴出因名玉狗峰耆老云春秋之朝
天景清麗必有素霓自空同山起須臾粉蝶青霓彌巨數
里棲殿輦輶殊水異葩教息中則不見謂空子化城
潤州得玉磬十二枚張率更曰是晉某歲所造是歲閏月造者

法月教今缺一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勅求之如其言

○東方朔記

朔與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叫道邊人家不知室中姓名呼不應朔復往見博勞飛其家李樹上朔謂弟子曰主人姓李名博汝呼當應室中人果出姓李名博因與朔相見即入取飲與之

○法顯記

弗接沙國有佛鉢昔月氏王大興衆來伐此國欲取佛鉢既服此國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乃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無緣即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

○洽聞記

永昌中司馬孟詵奏臨海水馮下義又得下石蓮樹三株皆白石隆安中丹徒民陳理遊江邊作魚簍潮出簍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卧沙中夜夢云我江黃也昨日失踏落君簍潮來今當去

○博物記

女子杜姜在道通神縣以為妖閉獄桎梏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以其處為廟祠號東陵聖母

吐谷渾有桃大一石筥

○東觀奏記

裴廷裕唐右補闕

宣宗聽政之暇好作詩令學士屬和蕭實手狀謝曰此詩雖桂
水日千里無以加也常溲奏宋太子家令沈約詩蕭實以虞藻
清新比方沈約爾上不悅曰將人臣比我得否出實為浙西觀
察使

僧從晦道行高潔兼以文章應制上每擇劇韻令賦詩從晦奉
積年望紫方袍上曰朕不惜一紫袈裟但師頭目稍薄怨不勝

耳

度支奏狀言漬汚足屣誤書汚上一覽異之樞密承旨孫隱
中謂上未省添成漬字及中書復入上大怒勘添改章表者罰

有差

上尤重科目鄭顥知貢舉帝索科目記顥撰十三卷自武德至
大中仍乞今後放榜錄及第人姓記賦題進入有司接續編次
即登科記之始

○青箱雜記

文章純古不害其為邪文章豔麗不害其為正然或見人文章
鋪成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
亦不盡也皮日休休曰余嘗慕宋璟之為相疑其鐵腸與石心不
解吐婉媚辭及觀其卜文而有梅花賦清新富豔得南朝徐興
体然余觀近世所謂正人端士者亦有皆豔麗之詞詞如前世宋

璟之比今並錄之幸崔公張詠席上贈官妓小英歌曰天教博

百花博作小英明如花住近桃花坊北面庭掩如仙家美人宜稱

言不得龍腦薰衣香入骨維楊軟殺如雲英亮豪那輕紗似彈蟬

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兒初失

意謫向人間為飲妓不然何得膚如紅玉初張成眼似秋波雙

臉橫舞罷回風欲飛雲歌聲遏雲長且清有時歌罷下香砌幾

人魂魄遙想相驚人者小英心已足我看小英未足為我高歌送

一柱我今贈尔新翻曲韓魏公晚年鎮北都一日病起作絳唇

小詞云病起厭厭宴堂花謝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胭脂淚惆

悵前春誰向花前醉舞際武陵回睇人遠波空翠司馬溫公亦

嘗作阮郎歸小詞曰漁州舟客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閒綺窓紗幌
映朱顏相逢醉夢間松露冷海霞殘匆匆整棹還落落還寂寂水
潺潺重尋此路難曾古脩立朝最號剛方蹇諤嘗見池上有所
似者亦作小詩寓意曰荷葉罩芙蓉圓青映嫩紅佳人南陌上
翠蓋立春風楊浚詞話載溫公西江月詞云寶髻鬆鬆梳就鉛
華淡淡妝成輕烟翠露罩嬈嬈飛絮將進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
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明人靜東皋雜錄云
世傳溫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
槐影陰迤邐西斜彩筆上難夫難狀晚景煙霞蝶尚不知春去謾
遠幽砌尋花柰狂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

嘆飄零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
透篋威舊何止琵琶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盧仝
集有所思及樓上兒女曲自君之出矣秋夢行等篇皆豔麗詞
也淵明亦有閑情賦茗茗溪漁隱云余閱宛陵集見一日曲其辭
乃卜妻為南陽一娼話離而作然則謹厚者亦願復為之邪其曲
云妾家鄧侯國肯宣愧邛邛姊妹性本富繒綺嬌愛比明珠十五學
組紉未嘗開戶樞十六道所適姓名傾里閭十七善歌舞使君
邊宴娛自茲著樂府不得同羅敷涼溫忽在華屨接朝大夫相
歡不及情何異逢路衢昨日一見即目色曾不渝結愛從此篤
誓暫隔猶云疎如何遂從官去涉千里塗即跨青驄馬妾乘白雲

駒送郎郎未遠別妾妾乃孤不如水中鱗雙雙依綠蒲不如雲
中鵲兩兩平下湖魚鳥尚有托妾今誰與俱去去約春華終朝怨日
除一心思杏子便擬見梅花梅花幾時吐頻搗闌干數東風若
見郎重為歌金綾候鯖集又見花娘歌翡翠詞吹鈿錄范文正卜
守鏡妓籍一小鬟既去以詩寄魏介界曰慶翔堂前花自裁今便
移官未會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托春風幹當來介買送公王
衍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以苑公而不能免慧遠曰順境如磁
石遇針不覺合為一處無情之物尚尔况我終日在情裏做活
計邪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淵明作閒情賦蓋尤物能
移人情蕩則難反故防閑之

老學菴筆記

宋陸游務觀山陰人

趙元鎮丞相謫朱崖病亟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
山河壯本朝

政和中大夫備下桂府進面具此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是乃八
百枚為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七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
致富天下及水吏皆不能及

晁以道為明州船塢日每月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日有
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占卦有折足之象然
非其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士辭去至巷口踐滑
而仆脛幾折療治累月乃愈

余在南鄭西陲^見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子亦稱老子乃悟西人也謂大范老子小范老子蓋尊之為父也建炎初宗汝霖留守東京郡盜降附者百餘萬皆謂汝霖曰宗爺蓋此比也

北方多石灰南方多木灰西蜀又有竹灰燒巨竹為之易然無煙柰久亦奇物卽州出鐵烹煉利於竹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

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将^蔣寺山取之人士因有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泄遂用竹兩片相合以片紙封其際久之其製漸精

或又以蠟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版北人謂之版牌子後又通謂之簡版或簡牌子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濶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版已廢市中遂無賣者而市肆作手簡繼賣之甚售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各錯到底竹骨扇以木為柄舊矣忽變為短柄止插至扇半各不徹頭皆服妖也

崇寧中長星出維步^澤度長七十二萬里

天下名山惟華山茅山青城山無僧寺青城十里外有一寺曰布金洪水壞之金復葺於^其傍里許

玉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猶今婦人

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平聲讀今僧寺
輒作庫質錢取利之謂長生庫至為鄙惡余按甄梁彬常以東
亭就長沙寺庫質錢後續亭還於中東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
事亦已久矣晉語人兒二字通用世說載桓溫行經王大將軍
墓望之曰可兒可兒蓋為可人為可兒也故晉書及孫綽與庾
亮牋皆曰可人也又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以小人
為小兒耳故宋書云鄉里小人也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
篇有十餘帖皆與酒務官托買浮炭其貧可知浮炭謂投水中
則浮故也樂天詩云日暮半爐麩炭火今人謂之麩炭
今人書其為公皆以為俗從簡便難辨其實故其字也穀梁桓二年

蔡侯鄭伯會于鄧范甯注云鄧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
故云其地本又作其

蘇叔黨政和中至東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謂廉宣仲曰今世一
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皆廢此猶存唐舊為可喜前輩謂妓曰酒
糾蓋鄒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為朱梁時名妓崔小
紅所居

自元豐官皆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京師時有語曰
吏勲封考筆頭不到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
兵職駕庫典了發袴刑都北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友
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

時賄賂公行冒濫乘饗軍日濫賦歛愈繁而刑獄亦衆故吏戶
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它曹宛冥彌甚吏輩又為之語曰吏勲封
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笑壘喫麵兵職駕
庫敲姜呷醋刑都北門人肉餽飽工屯虞水生成餓鬼
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
其父祖乃就坐先見君尚行之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為冬住與歲除夜為對蓋閩音
也余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頊云傳是夕冬至除夜乃
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慮
反則所謂冬至者冬除也陳氏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湯岐公初秉政偶刑寺奏牘有云生人婦者高廟問此有法否
秦益公云法中有夫婦人與無夫者不同上素喜岐公顧問曰
古亦有之否岐公曰古法有無臣所不能記然生人婦之語蓋
出三國志杜畿傳上大驚乃笑曰卿可謂博記矣

南朝詞人謂文為筆故沈約云謝玄暉善為詩任彦昇工於筆
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得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
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
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
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似債麻姑瘵處孤亦習
南朝語爾往時諸晁詩為詩筆非也蘇子容詩起草木多封卷

速把麻人眾引聲長蘇子由詩之明月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
殿中^大莫蓋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張天覺自小鳳
拜右掖有旨下閣門令半讀遂成故事

吳中地薄廝地二三尺輒見水余頃在南鄭見一軍校火山軍
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鋤鑿所及烈焰應手涌出以火名
軍尤為異也

周宇文護與母闇書曰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
孝此乃對母自稱小名南森武^帝崩薨林王即位明帝謀廢立
右僕射王曼力助之後弟思遠謂曼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贊
人如此事何以自立因勸之引決及曼拜驃騎思遠兄思微曰

隆昌之末阿戎勸君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
所見未晚也此乃對兄自稱小名畢景傳幙府燕間錄載蘇易
簡初及第時與母自稱岷岷亦小名也從伯父右司小名稱馬
哥在京師省祖母楚國夫人出上馬楚國偶有所問自屏後呼
馬哥執事官問之白伯父曰夫人請吏部蓋此輩亦習聞之也
今吳人子弟稍長便不欲人呼小名雖尊長亦以行第呼之矣
風俗日薄如此奈何

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錦文及纈帛有徧地桃冠有並桃香
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為公卿受籙說者謂桃者逃也佩香
背鄉也賽者塞也籙者籙也蔡京書神霄玉清萬壽宮及玉皇

殿之類玉字旁一點筆勢險急有道人觀之曰此點金筆而鋒
芒侵王豈吾教之福哉侍晨李德柔勝之親聞其言以語先君
林靈素詆釋教謂之金狄亂華當時金狄之語雖詔令及士人
夫章奏碑版亦多用之或以為靈素前知金賊之禍故欲廢釋
氏以殿之其實亦妖言也

仇池筆記蘇軾玉川子月蝕詩以蝕者日月中蝕暮也梅暉俞

作日蝕詩以食日者三足鳥此因俚說以寓意戰國策日月形

暉於外其賊在內則偶說亦舊矣

杜子美詩自平中宮呂太一世不曉其義而妄者以為唐有平

中宮偶讀玄宗實錄有中宮太一叛於廣南杜詩云自平中宮

呂太一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輒改文字鮮不為笑

舊傳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疊皆

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敢然無復節奏有父勳者得古本

陽關每句皆再疊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

云相逢且莫推辭去聽唱陽關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

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為第五聲今為第四則第一句不疊

審矣

張文潛曰痛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扶之治目如

治民治齒如治軍治民如曹叅之治齊治軍如商鞅之治秦

陳敷云胡孫作人服折旋俯仰中度細視之其相侮慢也甚矣

下脫八條
在封氏開
見記後不
必移入

人言弄胡孫不知為胡孫所弄此言頗有理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居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棄之道左空家中而去後歸鄉而過此家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於未弃時家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咻咻然意兒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尔遂不食年六七歲肥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能蟄燕蛇蝮蠶是也能蟄則不食則壽千歲若聽其不食不聚則道德父壽携去今不知所在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

昔人有遠行者取金釵壁中忘以語其妻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已而不死其妻在家中間忘中聲真其夫也曰吾死已若不信金釵在某所妻取果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以為鬼元豐中余自齊安過古黃州獲一鏡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自陽取為鏡清而明左龍輔之其字如菽大篆款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其銅黑色如漆照入微小古鏡皆若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潑茶煮藥皆美而有蓋其次井泉甘冷者乾以九二化坤坤以六二為坎故天一為水人能服井花水甘熱與石枕黃鍾乳等非其人服之亦能發皆腦為疽又分至日取儲之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狀

至和二年成都費孝先遊青城詣老人村壞其竹床孝先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書云此床某年月所造某年月費孝先所壞成敗有數子何償焉孝先知其意乃番師事之老人授以易乾革卦影後數年孝先名聞天下四方治其學北所在而又皆自托於孝先真偽不可知也

○封氏聞見記唐封演檢校尚書吏部郎中秦漢以來天子但稱皇帝別無徽號則天垂拱四年得瑞石於洛水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棄號其石為寶蓋於是群臣上尊號請稱聖母神皇后稍加慈民越古天冊金輪聖神等號至中宗踐阼號應天神龍玄宗即位號開元神武後稍加為開元天地大寶聖文武應

道之號肅宗號光天武文孝感代宗號寶應元聖文武今上號聖文武則天以女主臨朝為順臣子一時之請受尊崇之號自後因為故事元文元武乃聖乃神皇王或稱莫或過此既以為祖父之號又以為子孫之號雖顛之倒之互有變易曷嘗離此數代之後將無所迴避真元初主上超然覺悟乃下詔去其徽號直稱皇帝合於古矣近歲百寮復請加尊號上守謙冲竟不之許而止光武皇帝詔群臣上書不得言聖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其謙冲之德大矣哉

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請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以來有以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之布封檢露而宣

布欲四方之遠聞也。然又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報露版。插羽是也。宋時沈璞為盱眙太守，與臧質共拒魏軍，退質，璜城主使自上露版。後魏韓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高祖恠而問之曰：頃聞諸將獲書，二三驢馬皆為露布。臣之近臣雖仰憑威靈，得推醜虜，斬擒不多，晚復高曳長纜，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歛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則露版古今通名也。隋文帝詔太常卿牛弘撰宣露布儀，開皇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集百官及四方客使於朝堂內，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訖，蹈舞者三，又拜郡縣皆同。自後因循至今不改。近代諸露布大抵皆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逾

數千字，其能体要不煩者鮮矣。

近代通謂府廷謂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像猛獸以爪牙為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爪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事。軍中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稱於府朝無異。近代尚武，是以通呼公府為公衙。府門為牙門，或云公門。水刻木為牙，立於門側以象獸牙。軍將之行置牙竿首懸旗於上，其義一也。

官衙之名蓋起於近代。當時選曹補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聯不斷。故曰官衙亦曰頭衙。所以名為衙者，言如人口啣物，取其連屬之意。又如馬

之有御以其前首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御尾相屬即其義也

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叙官秩創置及遷授始末原其作意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健羨焉故為禮記之體貴其說事詳雅不為多飾而近時作記多措浮詞褒美人才抑揚門閥殊失記事之本意常氏兩京記云即官盛寫壁記以記當廳前後遷除出入寢以成俗然則壁之記豈當是國朝以來始自臺省遂流郡邑耶

士子初登崇進及遷除朋寮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謂虎變為人唯尾不化須為焚除乃得成人故以蒙拜為受如虎得為人本尾猶在體既合方為焚之故云燒尾一云新年入群乃為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其尾則定真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燒尾事子奢以羊事對

拔河古謂之牽鈞襄漢風俗常以正月望日相傳楚將代吳以為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絕古用蔑纜今民則以大麻繩長四五十丈兩頭分繫小索數百條掛於前分二朋兩向蘇挽當大繩之中立大旗為界震鼓叫噪使相牽引以部者為輸名曰拔河

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羊石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羊石龍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飾墓壘如生前之儀衛耳國

此下係別部卷筆記

老學菴筆記

朝因山為陵玄宗朝海內殷賻送葬者或當備設祭張施帷帳
有假花假果粉人面麩之屬然大不過方丈至高不踰數尺議
者猶或以為非道喪亂以來此風大熾祭盤帳幙高至八九十
丈用麻床三四百張雕鏤飾畫窮極伎巧饌具牲牢復居其此
謝景魚名倫滌硯池法用蜀中貢余紙洗墨以絲瓜磨洗餘漬
皆盡而不損硯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器以定器有為也淮
南諺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娼曰鷄寒上距
鴨寒下嘴上距謂足縮下嘴謂藏其味於翼間
本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
其實乃一師號百政和後群黃冠乃敢上道居尊號曰教主不
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逐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恠也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
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溫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
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
切脈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迨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
之入幙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
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况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
許之

當補五字

秦繪之有十客曹冠以其教孫為館客王會以婦弟為親客
郭知建以離婚為逐客吳益以愛婿為嬌客施令以剽奪為刺

世學子續

客李季談醮奏章為羽客其人或云即龔金也以治產為庄
客丁禊以出入其家為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作子為
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壘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
鷄黍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為吊客是十客之數
齊民要術有醜字法用^{杭子}杭水皮漬鴨卵今吳人用枝根漬之亦
法古遺意古謂帶為一腰猶今謂衣為一領周武帝賜李賢術
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乃謂為一條語頗鄙不若從
古為一腰也都下買婢謂未嘗入人家者為一生人喜其多淳
謹也余在閩中與何措之同閱報狀見新進驟用者措之曰渠
是一生人宜其速進余恠而誥之措之曰曾為朝士者為人所

忌嫉又多謗故謂新進者常無患蓋有激也又二十四條在前

○三夢記唐白行簡

人之夢異於常者有之或彼夢有所繼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
為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天機時劉幽求為世邑丞嘗奉
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院^塔出其側聞寺中歌哄懽洽
寺垣短缺盡得睹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兒女集坐羅列盤
饌環繞而共食之見其妻在坐中大笑劉初愕然不知其故久
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
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壘洗^破彼遂走散因忽不
見劉踰垣直入與後者同視殿廡皆無人寺高如故劉訝益甚

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叙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
與數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於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
之杯盤狼籍因而遂覺劉盪具陳其所見蓋所謂被夢有所往
而此遇之者矣

元和四年河元南徽之為監察御史奉使劔外去踰旬身與仲
元樂天隴西李均直同遊曲江詣慈恩寺佛舍徧歷僧院淹留
移時日晚詣均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酌甚懽暢元停杯久之曰
徽之當達梁矣命題一篇于屋壁其詞曰春來無計破春愁醉
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十一
日也十許日會梁州使適至獲徽之書一函後記夢詩一篇其

詞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院裡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
素身在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日月率同蓋所謂此有所為
而彼夢之者矣

貞元中扶風竇質為京兆常司同自毫入秦宿潼關逆旅竇夢
至華岳祠下見一女巫墨而長青裙素襦拜揖迎路謂之祝神
竇為不獲已遂聽之問姓字稱趙二姊及竟具言於常明日至
祠下有巫迎客容質衣服皆夢中者顧常曰謂夢有徵也乃命
從者視囊中得錢二環與之撫掌大笑謂同輩曰如所夢矣常
驚問之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髻而短此祝獲酬錢二環焉
及旦乃編述於同輩今則驗矣竇問巫之姓氏同輩曰趙二姊

自始及末若合符契所謂兩相通夢者矣行簡曰春秋及子史
言夢者多矣未有載此三夢者也世人之夢亦衆矣亦未有此
三夢者豈偶然耶抑亦必前定邪予不能知今備記其事以存
錄為記夢行簡云長安西市帛肆有敗塲販塲求利而為之平昔姓
張不得名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嘗因晝寢夢至一處
朱門大戶檠戟森然由門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之為左
右廊廡皆施帷幄有紫衣吏引張氏于西廊幙見少女如張等
輩十許人皆花粉綽約釵鈿照耀既至便促張裝飾諸女送助
之理澤傳粉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自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
官張氏之兄嘗為其小吏識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又呼曰
尚書來又有識者并帥王公也遂巡復連呼曰其來其來皆郎
官以上六七箇坐等前紫衣吏曰可出矣婢女旋進金石絲竹
鍾鈞震響中署酒酣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謂之曰汝習
何技能對曰未能學聲言音使與琴詩辭不能曰弟操之謾撫之
而成曲子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
或遺乃令口授吟還梳鬪掃學官獨立開亭納夜涼手把玉簪
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且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忽警
啼而寤手把衣帶曰尚書詩遺矣索筆錄之問其故泣對曰所
夢且日殆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魔尔死何以為乃出不詳言如
是因臥病累日水親有持酒來者又有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

沐浴淪母聽良久。龍裝或歸而至。食畢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留其令往矣。自授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尔遂卒。肅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筆記六卷

宋燕字景文

古人寫書畫用紙故謂黃弓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編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故用以減誤字令人用白紙而好事者或用雌黃減誤字殊為不類佛道二家寫書猶用黃紙齊民要術有治雌黃法或曰古人何用黃紙白藤染之可用辟蟬國家詔勅用黃紙故私家避不敢用也

陶穀本唐彥謙後又晉時避帝諱改曰陶

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為鮑潘凡人不能者即曰不鮑潘謂團曰突突樂謂曰鮑今謂孔子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鮑潘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突空繞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通雖變突為團突何繆也今人多誤鮑照為鮑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烹鮑昭茶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古人大夫字疊使用畫寫之以夫為大音古也莊子李斯嶧山碑如此

國朝骨朶子直衛士之親近者余嘗修日歷曾究其義關中人以腹大為胍胍上都俗因謂杖頭大者亦為胍胍後訛為骨朶然朶難得音今為軍額故不可改矣

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吁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
尊者吁吁左右曰咄左右必曰諾而司徒作休休記有用之修書
學士劉義突史為余言晉書咄嗟而辨非是當言咄若而辨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
義耳

焉本鳥名能禽獸名猴為一名燕借鳳為朋黨字朋音

掩其目而聽莫莫猶泐泐然掩其目而視了了由眈眈然惡來
掩紂之目武王翔師於孟津之濱宰詔掩夫差之目勾踐噤笑
於會稽之隅

歌者不曼之聲則少和舞者不長其袂則寡態倉庚鳴春蟋蟀
鳴夏蜩螗鳴秋蟻子戰陰非有命之者氣自運耳

鑑向日而炎火至方諸向日而水至物有自然感者無遠近之間
倭色不能悅堯目忠言不能入桀目色非不美堯識之言非不
至桀厭之

堯之四凶今之奸臣能之用之十亂今之賢臣不能古與今皆
相勝耳

堯舜之世比屋可封也非盡可封也可封之人多也桀紂之世
比屋可誅非盡可誅也可誅之人多也天不視規而圓地不視
矩而方天尊地卑其道有常居天道臣地道也

愚而可詐者民也賤而可勝者衆也撫之為君之民毒之為吾
之賊

重兵在邊京師作單拂驅以尾尾不可大掉之不能反為驅害
臂大於指伸屈可使指大不可使其臂且廢
剛四支者骨也剛大厦者棟也剛天下者兵也莫仁於雨露而
靡草夏枯莫嚴於霜露雪而松柏冬青作法者君守法者臣後法
者民臣靈其法主威且劫政在大臣人走私門可炙君戶將聞
父慈善家有敗子將利於鉄士乃亡軀珠丸之珍雀不祈彈也金
鼎之貴魚不求烹也闌金在途無不輟也吐珠在澤無不拾也
父否母然子無適從立法二門下馬告勤
梟不憑夜弗能自恠政必先鑲姦人設詐
忠與邪並黨衆者勝主乃失柄

謀不厭衆決之在用決不能專朝有爭言
不大其幹而衆其枝乃速披幹

造父忘轡馬顛于畦庸人厲策馬為盡力
工圓者飽於茹善烹者羨於食

去而弗棲虎喪其威瓜牙弗具失為虎所

規外求圓無圓矣法外索平無平矣

知賢不進朝有利印愚知不肖不退挈明入昧
足食足衣禮往從之迫寒與飢耻則去之

鷹賈亂屢窳農敗田斃夫撓邦馬害汗群

甯于場者鷄至嗟于阜者豕集惠於國者天下來我與之生故

能為吾死我之樂故能為吾憂

言等出於口在賢者為政不肖者為佞

櫛所以去亂髮潘所以濯垢膚救亂之世不語傳儒如未治之不

語數其廣不同物始亂不同日水滿則回道遠則聖拙製傷錦政

迂損國

謀道築舍三年弗架鼻大魚小糜於數撓

入林失斧不能得楚主不動戶盜者夜舞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一百 宋無姓氏

中官常服初疑與士大夫之家異後見乾道郎報臨安府浙漕

司進成恭后御衣之日乃知與人家等百其目真紅羅大袖真

羅色領

真紅羅長裙真紅霞帔

藥王

真紅羅背子

真紅玉

黃紗

衫子

明玉生

粉紅紗衫子

粉紅生

熟白紗襦袴白絹襯衣黃紗

被后服不知猶然

裙子粉紅紗扶曹真紅羅裹肚紅紗短衫子嘗記賈生言倡優

被后服不知猶然

淳熙辛丑孝宗策士有昌元王昂應祥者既賜第調廬州府司

戶叅軍自言年踰六十不願出仕上嘉之特改承務郎致仕其

年六月朔也蜀人在朝者皆以詩送之著作即宋師古詩一聯

云集英殿下初登第神虎門前便掛冠最為得之繼熙癸丑光

宗初策士臨卽李橋年五十四謂成都特詔德秀以本官致仕

父母皆予初品官封蓋異數也嘉定辛未廷試蜀人史公亮少

弼天應伯謙援德秀故事有請詔猶從仕即致仕仍予官封國朝三百年新進士即日掛冠者惟西蜀四人而已

西齋話記

宋祖士衡字平叔范陽人

蔡州襄信縣有文秀才者名完惟夫婦同處不知其甲子者舊約八九十年矣容貌若五十許人去邑城十數里有田百餘畝歲自耕耘力不懈凡春秋田率各只種一色是歲數種之田例必倍熟凶年亦獨有收歲取得募里中尤貧乏者輦負就寄其家約日與之饘粥之費以克傭直鄉人服其義弗之欺也久之又迁一處凡數四即並盡以來歲復如之未嘗言事未嘗干人或疑其道術輒哀祈之者乃迁避遁逃或旬月或經歲不可

見矣大中祥符物令太守少卿蔡汝典郡下車之日首令牙校邀之言前守眉州遇青城隱者托以達信堅為牙校所迫不得已偕至郡齋每行必校策先其牙校鞭馬逐之不及能相去常百步許蔡鄉盡禮迎佇畧無晉意咨以化民修身之術對曰六籍載之備復何乘問訪以黃白之事笑而不答數日求去蔡鄉欲厚遣之悉無所受既歸故語其鄰鄰黨曰吾將遠遊亦未期迴日幸各自努力也一日挈其妻潛去于今莫知所適太祖之御極也忠懿王錢俶親奉職貢以修藩臣之禮禮成辭歸面叙感遇俯伏流涕且曰子子孫孫盡忠盡孝太祖曰但盡我一世耳後世子孫亦有非尔所可及也

龍圖閣待制李行簡言隴州道士曹若虛者善醫尤得鍼砭之
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遇疾且卒經日而心間尚煖家人因奔
詣若虛哀祈一往度幾可拔若虛既至默然視之且止其哭泣
引鍼鍼之即時而蘇良久乃能語曰始者若夢遇故夫相隨出
郭外遠歷郊野橋梁復入叢林草莽展轉不相捨俄而故夫為
一物刺中其足不能履步由是獨行忽若夢覺耳郡人競詣若
虛詢之若虛曰向之所鍼乃黃帝八邪穴也若虛即今尚藥奉
姚可久之師耳

松窓雜記

一

唐杜荀鶴

九華山人

唐進士趙顏於畫工得一軟障面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

無其人也如何令生余願納為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
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緜灰酒灌
之必活顏如言遂呼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緜灰酒
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箒終歲
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余有神劍可斬
之其夕而遺顏劍劍繞及顏室真真乃曰妾南嶽仙也無何為
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
訖呼其子上軟障嘔出先所飲酒觀其障唯添一孩兒子皆是
畫焉

有王生者不記其名業三史博覽甚精性好誇炫語甚容易每

辨博古昔多以易斷有旁議者必大折之嘗入沛國醉入高祖
廟顧其神座笑而言曰持三尺劔滅暴秦勇強楚而不能免其
毋烏老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
廡間肆目久之乃還所止是夕詭寐而卒見十數騎擒至廟庭
漢祖大怒曰史籍未覽數紙何敢褻黷尊神烏老之言出自何
典若無所據尔罪何逃王生頓首曰臣嘗覽大王本記見司馬
遷班固書之母劉氏媪而註云烏老釋云老母之稱也見之於
書載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敢出於胸襟耳漢祖益怒曰眼中
水泗水亭碑然且載矣曷以外族温氏而妄稱烏老乎讀錯本
書且不見義又敢恃酒喧於殿庭宜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語未終

而朝面有清道者揚言太公未及塔顧王生曰斯何人見辱之
甚也漢祖降塔對曰此虛妄侮慢之人也罪當斬之王生日太
公遽遂厲聲曰臣覽史籍見侮慢者君親者尚無所貶而賤臣戲
語於廟豈期肆於市朝哉漢祖又怒曰在典籍豈有載侮慢君
親者嘗試徵之王生日臣敢徵大王可乎漢祖曰可生日即位
會群臣置酒前殿獻太上皇壽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既獻壽乃
曰大人嘗以臣無賴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其之業孰與仲多
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殿上皆呼萬歲大笑為樂有有之乎曰有
之王生日是侮慢君親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遣還不
宜遭極辟之議也漢祖默然良久曰斬此物污我三尺劔今榻

髮相之一相惺然而蘇東明^方以鏡視之腮有若指蹤數日方
滅

老學菴續筆記一弓 宋山陰陸游

麻姑傳王方平曰吾了不戲作校獵事蓋古語謂戲為校獵列
傳云北地傳書小女折荻作鼠以校獵是也今閩人以兒戲為
校頑蓋本於此或謂姦猾為校獵則失之

吳會當謂吳與會稽兩郡耳何以言之偶讀文選魏文帝^師詩
云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連兩用
會字為韻昔人所無後一韻為會稽之何疑會焉然誤為都會
之會已久雖名筆或承誤用之又南史隱逸褚伯玉傳齊高帝

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

隋書^元曹言文帝嘗為於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時曹^{不在}下即

馳上^{即馳}令召之及曹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

極歡正月十五日登高不見他當書改之 韓退之有人
曰登高詩

唐初魏鄭公子等撰隋書以隋文帝之父名忠故凡忠字皆謂
之誠謂使事之臣為誠節書傳中凡忠臣皆曰誠臣書作於唐
猶為隋避諱驥讀殆不可曉太宗詩云疾風知勁草版蕩識忠
臣亦是避情隋諱耳

海南儋崖諸郡出勒竹^杖大於幹溢竹膚可以剉瓜東坡詩云

倦者溢勒特蠻村者是也

嘉祐四友王荆公呂申公馬溫公韓少師

元祐四友蘇子瞻錢穆父王仲志蔣穎叔

梅花宛陵詩好用棗酒字猶俗云下酒也出陵璣草木疏香按

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

大如釵股上青下白煮其白莖以酒浸之脆美可棗酒今北方

多有棗酒余在蜀先見東坡先生手書一幅曰黃幡綽告明皇

求作白白打此官亦怪人意或味東坡語似以白打為搏擊之

意然王建宮詞云寒食內人長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則白打

似博戲耳不知公意果如何耳

王羲之先人諱正故法帖中謂正月為正月或謂初月其它正

字率以政代之

唐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云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

正圓王貞白倡樓行云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花間集樂府云床

小薰籠韶州新退紅蓋退紅若今之粉紅而休髮器亦有此作色

者今無之矣紹興未未繅色有一等皂而淡者謂之不宵皂亦退

紅類邪

老泉布衣時初未有名雅安寺劉大簡簡夫獨深知之以書薦

於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張文定公辭甚切至文亦高雅今蜀人

多傳其本而東坡韻濱二公獨無一語及太簡老泉集中與太

簡往來亦止有辭召試一書耳與太簡請納拜書蜀人至今傳

之集亦不載初疑偶然百久之又得老蘇所作大簡墓銘亦不在集中乃知編集時有意刪去不知意果何在也

蔡元度對客喜笑溢於顏面雖見所甚憎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又感章尹京與潘以恠毒間視殺人如刈草管然婦態雌聲欲語先笑未嘗正視人或置人死地時亦柔懦不異平日此尤可恠也

太宗自京尹嗣位秦王繼之秦王敗但命近臣權知開封百餘年間非東宮親王不去權字意謂尹京曾經祖宗為之故人臣不敢居猶唐以太宗嘗為尚書令三百年間無敢為者雖郭尚父之勲業亦避之也

市中有補治故鉄器謂之骨路莫曉何義春秋正義曰說文之錮塞也鉄器穿者鑄鐵以塞之使不漏禁人使不得仕宦其事亦似之謂之禁錮余按骨路正是錮字反語漢書鄴侯音贊今亳州鄴縣乃音才何反而字書鄴音字亦才何反之邑名鄴作鄴而贊字亦云邑名按班固十八侯名云文昌四支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為鄴唐揚巨源丹鳳樓宣赦上文相公詩云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試鄴侯是此字有二音顏注未必是也

太史公作張耳陳餘傳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遣李良書曰良事我得顯幸良誠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四句疊用四良字馮唐傳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李牧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兩句疊

用三吾字而語若飛動減一字不得杜少陵曲江詩一片花飛
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花開花開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
名絆此身三聯中疊用三花字而不覺重復又何妙也
王元之詩云兩株紅杏映籬斜裝點香山副使家何事春風容
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雖極工然大風吹樹而鶯猶不去於理
未通當更求之

古杭雜記四

元宋有

字得賢
廬陵人

理宗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有人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担擔上肩
容易難勸君莫著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晉郭璞錢唐識天自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海門一點

巽風起巽五百年間出帝王及高宗中興是邦天目乃主龍山至

度宗甲戌山崩京城騷連時有廷譯之議者未幾宋昇遂移又

有作詩云天目山前水噉磯天心地脉露危漁機西湖浸冷孤航棧

月未必廷岐說果非

開禧韓仇仇曹開邊浪戰乃至區其首以乞和權奸之罪可謂雖

死猶有國禍也大學有詩云晁錯既誅終叛漢於其已入竟亡

燕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披閱有
人題於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只說臨

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寶慶丙戌袁樵尹京兆於西湖三賢堂
賣酒有人題壁曰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如今蒲
塵生塵土却與袁樵越酒錢

大學服膺齊上舍鄭文秀州人其妻寄以憶秦娥之花深深一

句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閑將柳帶結同心耳邊消息空沉沉畫眉樓上

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此詞為同舍見者傳揚酒樓妓館

皆歌之以為歐陽永叔詞非也

婺州劉昇臣同叅告臨行求鞭子於妻妻作一詞名鷓鴣天之

金屋無人夜剪繒寶釵翻過辰盡輕臨行執手慙慙送襯與蕭消郎

兩鬢青聽鴛付好者真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

面微紅相映明

易拔字彥章潭州人以優為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剪梅詞寄

之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却前廊忘却回廊却功名成遂不還鄉

石做心腸鉄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粧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不

知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三山修軫蕭登第榜下取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柳稍青詞戲

之曰搯起招牌一聲唱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競招

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是豪門買戲自古人言正身替代見任

添羞理宗朝嘗欲舉行推排田畝之令廷紳有言而未行至賈

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

尺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詞云
通過江南泥墻粉壁右具右在前述其府其縣其里住何人地佃
其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後來未必然惟何甚為官為
已不把人情思量幾許山川况土地分張又百年正西蜀岷峩
雲迷鳥道兩淮清楚日警狼烟宰相弄權奸人罔上誰念干戈
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
遊於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
詞句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煙渺
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樂紅救救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
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蟠溪未遇傳岩未

起國事如今誰倚杖衣帶一都而已便都是江神堪恃借問孤
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盡天下事可知矣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十八里樟戴市市人失火延及斯廟
有人作詩曰羸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關中又有秦文卷父老莫嗟遺

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淨慈寺乃祖宗功德院側有五百尊羅
漢別創一殿宇安頓裝塑雄偉院中有千手千眼觀音一座尤
為精緻其第四百二十二位阿濕尊者毗獨設一龕用黃羅為
幕之幕傍置籬筒一座其羅漢像則後便服斜日觀人而笑臨

安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默禱以手摩其腹黑光可鑒邪說
誣民如此又假以為題化之端歛掠民財不可勝計其無忌憚

甚矣

史彌遠作相時士夫多以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一人手執一石用一火鑽鑽之久而不入其一人以拍擊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遂被流罪

舊傳三載拜要或明堂大禮所有在前誤國奸臣首級在大理寺者必以祭蓋直訛傳語以污穢之物祭之其實豕者少牢也國家作三年恩濡汝雖誤國亦然亦今不忘汝之舊特用豕以祭繆傳若此豈朝廷寬大之恩哉

杭州市肆有喪之家命僧作為佛事必請親婦戚女觀者主母則帶養母婦隨從娘首問來請者曰有和尚弄花靈化鼓捧否請者

曰有則養娘事爭肯前去化鼓捧者謂每事舉法樂則一僧三四鼓捧在手轉輪拋弄諸婦人競觀之以為樂亦誨淫之一端也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本賈涉之賤妾也嘉定癸丑涉為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於適縣宰陳履常新塗人金也涉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過廳次之次諸妾環侍談話間因語丞妻以乏使令欲借一妾丞妻云惟所擇用陳妻遂指似道之母丞妻幸其去忻然許之即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日似道生於縣治賈丞校事它郡歸詣謂宰始知之終不以入丞廳後去任雖携似道歸鄉而其母竟流落及似道鎮維揚子

母方得聚會享富貴數十年歲月甲戌以壽終似道歸越治葬
朝士貴戚設祭饌以相高為競有累至數丈者裝祭之次至擲
死教人送葬者值水僚源不問貴賤沒及腰膝不得遂便雖度宗
山陵無此之盛其冬北兵渡江似道潰師其生母晚年之貴如
此夫寶祐乙卯御史洪天錫劾內宦盧允升董宋臣疏不行六
月御筆御史丁大全除司諫御史除正言胡大昌除侍御史洪天錫遂在遷時天下日丁大全陳大方胡大陳大方昌為三不吠之犬

溫陵呂中作國史要畧謂南渡之後一壞於紹興之檜再壞於
開禧之韓三壞於嘉定之史愚亦謂理宗四十一年在御一壞
於嵩之再壞於大全三壞於似道也相之壞國如此哉

暇日記一考

宋劉跋

號廬上老人
字立斯河間人

又曰李易先生
官之朝奉郎

正月解頭水二月信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
六月礬山水七月豆花水八月秋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伏槽
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感凌水元有辛未春初郭管城人夫
到滑州大河上問得如此

李誠明仲言堂屋前要不皆三陽今人家作貯廊非也

始異為水水生木則青次之木生火則荆次之火生土充豫次之

土生金梁雍終焉此九州五行之序明擴子克言百煉
熱姜汁之即瘥

中都縣驛賈因記云碑至而稱官事過而名驛

智永千文闕字大宗令主著之楊文公談藪中說

樂毅論逸少石本千載一過四字合有四點在其傍史記樂毅

傳注中載夏侯論可與國浴室院東殿內六祖像蜀僧合宗所

畫子瞻云丘文播弟子楚州因院有曹仁熙畫水有一筆長一

丈八尺無接續處曹慶曆中年八十時作金陵人家門上書符

曰日王勅

彭澤縣在江東崖崦山中必無東日但有西照僧崇晉說望竿

可以度遠處高下其法用長尺橫一尺如丁字就口邊望之

元祐七年賀正虜使邪律迪卒于滑州虜之則懸其尸出澤穢

口鼻中又以筆管刺皮膚出水以礬塗尸令瘦但留皮膚

邵先生堯夫雍於所歸作便坐曰安樂窩兩傍開窓曰日月牖

劉原文晚年病不復識字日月兒女皆不能認人言永興多發

冢墓求古物致此

寶子野人言耕寶趙過始為牛言前世皆是人耕也然冉耕何故

字伯牛當知牛耕其來遠矣

成都打晚牙鼓劉仲馮張潛夫皆云孟蜀多以晚鼓戮人埋

練場中故每鳴鼓則鬼崇必作自是承例不打晚鼓

錢乙言染病周周髀髀者本草磁石周体注凡痺隨血脉上下

左右為周体乙以藥使痺氣歸支体以寬心腹之苦故手足掣

而心腹無恙

中都縣西門榜曰講堂門父老相傳言孔子為中都宰講說之

地故以名門

大字誤作小注

大字接寫

脫誤不可

錢乙言熊膽奇藥家有小兒不可無此佳者色通明如米粒用草豆點入水轉如飛惟性急者良餘膽入水亦如轉但緩耳勇氣所聚為膽故也

髮上生心之餘眉傍生肺之餘鬚下生腎之餘先白者一藏衰

董耕言玉絳州道王章丘劉道人說氣云行天門常開鼻地常閉

口死取之到根田出之到蒂頂綿綿苦苦存之用不既審能行之自然蟬蛻

鎮國神寶仁宗諭曰奉宸庫有外國所貢玉一塊廣尺厚半之

此稀世之物可作一寶因命梁適撰名曰鎮國神寶

受命寶范鎮言仁皇服用物令皆壯葬之如受命寶宜服用之如

傳國璽是也其議宜弗用竟別造余記元符獲寶故云陋秦制之非

工則是別造明矣

琴絃用生天門冬碎之同煮色白如玉皆勝小受麥糯米等長歷

見人說

浙江賊號曰白日鬼多在舟舡作禍彼中人見誕謾者指為白日鬼

鷄頭一斗用防風水浸之久久溢佳皆經月不壞陳彥和每用之

至和初京師大醫疫進藥方有用犀者內出二株解之其一乃通

天犀也內待李舜舉請以為御所服帶上曰豈急於服御而不

以療民立命碎之

錢鐵碓鍛金銀百十年不壞以權宅角則多破碎鞭以葦馬愈久

愈潤以擊犬隨即折裂

孟伯饒說宋用巨種柳虜思殿用長柳三株花開急合為一取
員直麻繩擊牛矢泥固澆深栽之一年有三年力
柱二丈和叔讓往年史沆都下鞠獄取水晶十數種以入初不
諭既出乃知案牘故闇者水晶承日照之乃見

舊說象膽在足余見寧陵簿田世程說象營死三象其二膽果
在足其一不見或言膽隨四時在四足未必然也皮骨齒皆輸
內香藥庫其肉斤賣肉理段段不相屬味各不同舊說象肉干
味其然耶

洛陽伽藍記五多柘跋魏楊御之撫軍府司馬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寺中有九層浮圖去地千

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
胡人也來遊中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而此寺精麗
浮閣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為火所
燒火經三月不滅有入地柱火燔柱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
中有人從東蒙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俄然霧起遂隱建中寺
晉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恽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閭宦司官劉
騰宅屋宇奢侈一里之間廊廡克溢騰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
發墓殘尸以宅賜高賜王雍雍薨太原尔朱榮停憇其上榮被
誅尚書令樂平王尔朱世隆為榮追福題以為寺
長秋寺劉騰所立也騰初為長秋卿因以為名

瑤光寺世宗宣武帝所立掖房嬪御學道之所掖

掖廷美人並居其中亦有名族處女雅愛道場落髮辭親來依

此寺尔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入寺媼穢自後

頗獲譏言師語曰洛陽兒女急作髻瑤光寺奪禱壻

景樂寺大傳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佛殿妙冠一時堂廡周環

曲房連接至於六齋常設女樂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

以為至天堂

昭儀尼寺閹官等所立也太后臨朝閹寺專寵宦者之家金玉

蒲堂是以蕭斬之高軒斗升者閹官之釐婦朝馬鳴珂者莫不

英門之養息也

忻陽平人因即知名為治書侍御史寺有池晉侍中石崇家池

南有綠珠樓

願會寺中書侍郎王翊捨宅所立也佛堂前桑樹一株如羽蓋

五重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帝聞而惡之命給屠黃門侍郎

元紀伐之下斧之處血流至地

光明寺邕信縣令段暉宅也暉宅地下常聞鍾磬聲時有光明

掘出金像一軀高三尺遂捨宅為之寺

胡紀統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入道為尼自居此寺修梵寺有金

剛鳩鴿不入鳥雀不棲 嵩名寺亦是名寺

景林寺在開陽門內實為勝地

另行頂格

明慧尼寺彭城武宣王魏所立也

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有鐘撞之間五十里初蕭衍

子豫章王蕭綜來降造聽鍾歌三首綜字世讚偽齊昏主寶卷

遺腹子衍認為子綜歸我墜闕更改名曰讚字世務封丹陽王尚

莊帝子壽陽長公主字宮婢容美麗後除齊州刺史及宗師傾

覆綜奔州北走余朱世隆遂追取公主至洛陽逼之公主罵曰

胡狗敢辱天王女乎我寧受餓而死終不為逆胡所污世隆怒

縊殺之

瓔珞寺在建春門外即中朝時白社地

宗聖寺有像一軀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好相畢備士庶瞻仰

目不暫瞬

宗寺比真惠立比疑死七日活還經閣羅檢閱以錯名免放惠疑具說

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王閣閱一比丘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

行得昇天堂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亦昇天堂

一比丘是融是資寺是曇是最講涅槃華嚴人衆千入閣羅王之講

經者心懷被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彼震行令唯試坐禪誦經

不問講經曇不最曰貧道立身以來惟我講經實好閣誦閣羅

王曰付同即有青衣十人送曇司最向西北門屋舍皆異似非

好處一比是禪林寺道弘目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丘切經十

人中像軀閣羅王曰沙門之軀必頭攝心守道至在禪不干世

事不作有馬為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最曇謨同入黑門一比丘是靈覺寺寶明未出家之前常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弃官入道雖禪寺不誦禮拜不闕闍羅王曰卿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間遣黃門侍郎徐光依惠疑所說訪問皆實議曰人定有罪福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照不聽持經惠疑亦入白虎山小隱修道出連春門外一里餘石橋南牛馬市刑稽康之所也橋北饅餠民里有河間人劉宣明神龜年可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斬訖百不瞑尸行百步時人談以枉死

魏昌尼寺閹官瀛州刺史所立也

景興寺亦閹官所共立也

建陽里東饅民里里內洛陽縣饅民里東崇義里里內京兆人

杜子休宅詩時有隱士趙逸之是晉武時人晉舊事多所紀錄

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嘆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原寺也人

未之信逸之王濬平吳之後始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屠用磚為

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磚數十萬拜有

石銘乃晉太原六年儀同三司襄陽王濬造乃服逸言號為聖

人遷捨為靈應寺好事者尋逐追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

晉時民少於今王侯第宅與今日似又云永嘉己未二百餘年

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吾皆遊其郡邑日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致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酒亦仁而不雜然觀其治典未為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賦君取位妄書君惡凡諸史官此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為儻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問其遠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為君與堯舜連衡為臣與伊周等茅茹牧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理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為盜死為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慙逸此言汝南王問而異之拜為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年長逸曰養生自然吾不開長壽郭璞嘗為吾

筮之五百歲今始餘半常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迹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

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太后正號崇訓母儀天下號為秦太
上公母為秦太上君為母追福因以名焉寺在暉文里里內有
太傅李延實宅趙逸云是蜀主劉禪宅延實莊帝男也除青州
刺史辭去帝謂也懷磚之俗號難治男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
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磚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子
昇曰齊正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
皆懷磚叩頭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磚擊之言其向皆速

於反返常是以京師謠曰
獄中無擊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腸中不懷憂懷磚之義
起於此也

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年中立因以為名平等寺廣平武
穆王懷捨宅所立門也寺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國之吉画
先炳祥異李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淚偏軀
是濕時人號曰佛汗士女空市裡往觀之有此丘以綿拭其淚
須臾之間綿漣都盡更以他綿俄然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尔朱
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永安二年二月此像復汗五月
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大敗所將江漢子弟五千盡

被俘虜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十二月尔朱兆入洛擒莊帝
帝崩於青楊京殿空虛百日無主

永熙元年平陽王入慕大業造百五層塔一所平陽武穆少子
二年二月土木畢乃帝率百僚作萬僧齋會寺門外石像自動
低頭復舉竟日乃止中書舍人盧宣曰石立社移七月帝帝為
侍中斛斯椿所奢於長安十月京師迁鄴焉景寧寺太保司徒
公楊椿所立也在景寧里椿創居此里遂分宅為寺晉泰中為尔
朱世隆所誅後捨宅為建中寺

殖貨里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為業永安中胡殺猪猪忽唱乞
命胡捨宅為歸覺寺晉泰元年寺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其足尚

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悉有此等事其國遂滅亦不祥之徵
明年廣陵被廢死焉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伽藍之妙最為稱者首世時好崇福四月七日
京師儲像皆來此寺尚書祠部音昔錄名有一千餘軀至八日
以次入宣陽門向閭闔門宮前受皇帝散花

大統寺在景明寺西每夜見赤光行堂前掘地得黃金百斤所鑄
云蘇秦得金者為吾造功德浴遂造招福壽世謂此地是蘇秦
舊宅衍之以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碑銘之類頌其
聲續也秦太公二寺西寺太后立東寺皇姨造為父追福因以名之
時人號為雙女寺

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為馮太后皇追福在開陽門三
里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
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在中即將
蔡邕筆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後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
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
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高祖題為勸學里里
有火文覺三寶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廷石經於鄴周國有
周珍果出為馬有舍消利重十斤後樹著地盡化為水正覺寺尚
書令王肅所立也
龍華寺廣陵王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崇虛屋寺即漢之濯龍園也

冲覺寺大傳瀆河王懌所捨宅所立也

宣中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徽所立也

大典御寺閹官王桃陽所立也時閹官伽藍皆為尼寺唯桃陽

獨造僧寺世人稱之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時白馬負經而來因以

為名淳菴奈前秦林蒲菴其於餘處奈秦實重七斤葡萄實備於秦

光寶寺趙逸見而嘆曰晉朝石塔寺今為光寶寺也人問其故曰晉

朝三十二寺盡皆燹滅唯此獨存法雲寺西城烏陽國胡沙門

曇摩羅所立也祕呪神驗呪枯樹龍王放棄呪人變為駟馬三

靈多仙寺此五邱道恒立也

開善寺京北垂人常英宅也英蚤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河內人

向子集為夫仍居英白宅英日來歸乘馬教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

忘我也子張集警怖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即變為桃人茅馬從

者盡為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為寺

追先寺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畧之宅也

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所立也

文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

大覺寺廣平王懷捨宅所立也

凝玄寺閹官濟州刺史賈瓌所立也

禪多寺在大門御道西

大覺寺新平王社後宮御道西

文海池寺宣光皇太后御道西

蓮花寺新羅文德院御道西

皇太后中宮書舍東平王宮之西

善書院藏入學內殿對面

多於山寺對面

向平春山寺對面

說郭卷第四

參同本



